

孤

樹

裏

談

孤樹裏談卷之八

辛集

憲宗上成化紀元

○今上御極經筵肇於嗣位之初是為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二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會講日皆逢二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繕錄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禮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內寶座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炉左右各一於左香炉之東稍南設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夾講章各歷以金尺一付至期早進侍內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指揮使及四品以上無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与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等俱青金綉服朝畢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退越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埃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內附東西牆立諸官升陛鴻臚卿贊入班行禮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序班六員分于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奉

御案進上二人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上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对立鳴贊上官行禮興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埃展官復位乃先說講其書然後申講上畢掩書稍退後東展書仍如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與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禮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立舊前鴻臚卿中跪奏禮畢

上諭官人每喫酒飯各官跪承旨興以次出丹陛仍行禮乃出左順門宴以官序惟李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之下無講章官上重戰事也其號曰講官者凡四員曰輪二員先大李衍義次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畢四講官同閣老隨駕入至殿內授內官以米日起止候召乃入穿堂門內行禮分班北向前後立東班當講者詣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初展後掩皆屬內侍講畢還籤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班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旨行礼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宴

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諱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瑣錄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元西涯李先生以
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
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
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
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
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服能節省者幾人視數十
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億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
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炉火有術士知其信
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无算瑯有玉縑環價直
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
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奈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

係緣環予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輟然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為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本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跡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无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五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錄寫完了还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上寨伏刺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坐眾達子圍着是臣遠觀認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龙金二百兩

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与千戶梁貫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短槍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揚洪范廣朱謙罗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人回話今日晚了不敢開門這城也軍馬是

爺上的揚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裡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驕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軍思欲誑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也先令伯顏帖木得知院來進熟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陂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裡有總兵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晚差人出來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裡委的皇帝在土木時軍馬尺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中官計設良久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中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二人出來劉安說有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讓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鬢股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奏過，用你便去，隨同李指揮出見。上得知院等言說我

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聖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

下令臣於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同大小官員出城

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取銀

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

帀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中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寺家財及三人納蟒龍衣服酒器尺都拿來賞與也先城內中指揮千百戶曉衣服綵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排筵席管待他至曉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揚揔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人不收來密請

爺上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寺說我每到猫兒庄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端是日晚到水尽頭指揮盛廣寺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賚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瀨王已即 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奏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 東宮

上聞知其喜當時祝天本月十七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今遼屬殺馬疋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寺朝服在月門裡設交椅一把伺候叩頭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放下月城間板虜覓之就擁聖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日出見不從惟進羊酒諸物

上親說与城上官軍這厮每說說不肯送我你每守

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重慶店內官

喜寧說如今送 爺上後居漢關進去初三日到陽和討了
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城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
与臣說喜寧會說達七話也牛前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
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国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去初五日喜寧領哨進紫荆關比口初九日喜
寧持燒毀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过易州过良鄉
本縣甲老人許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芦溝橋有果
署官以果品未進 上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报虜情固守

杜稷營差岳謙同哪哈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哪哈
出奔走回營与也先說他兩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
所得當領達子搯一字陳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獲上登土城谷話有毛德
諸茶來進羊酒得知院寺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
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臣与得知院說哈銘云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銘
隆姓楊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晚回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艰难十八日到運河
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二日到順聖川駐札二十三日到陽和
後日到猶堤庄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
院真宰羊迎

上通孟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館駐札凡四十日天寒甚
臣得密報傍每至中夜令臣伏臥向以兩脇溫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大蒙或指示臣曰近來帝星朗也此不久耳
也先每日進羊一隻每五日宰馬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羊乳

馬乳又進高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箎撥思兒唱曲而達子齊声和之大同王賽罕王也先之弟也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及達子每夜見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上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上竟却之初六日也先与喜寧議請

上往高橋就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寒冷我

爺上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与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撻置

阻住將臣臘去芳葦地内捆了欲開剥忠勇密令人走報

上今哈銘与也先說饑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領達子四散搶虜至月尽回營日期不等上屢令臣寫書差人回京与

御弟皇帝并文武羣臣以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太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桃告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鉄脚皮四月二十月上以久无使臣往来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於是令臣寫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伸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上有旨要差提旗高鑿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休听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幽於木片內係高鑿腿上令到宣府与提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鑿与喜寧飲于城下密約城上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處而走散高鑿抱喜寧滾下臺中遂擒入城哪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鑿抱住滾下瀑裡拚入城内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多是這廝如今拏了他边上
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五月內李實羅琦馬顯賚賞來與
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擬送

爺上回朝要京裡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

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寺
及妻妾俱送上行將半日路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

帶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車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

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宣府

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

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封綵段衣
服等件賞達子喇哈寺又有商輅王文于謙許彬接到朝見

畢後上令臣宣彬等到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著你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上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与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双

泉鋪住一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賜臣十五日入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居址向

上公內宮監改造面賜本衛後夫十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裡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裡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

上欽賞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段六表裡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成化元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憲廟方軫

皇哀內相三楊公特薦南昌况鍾為郡守遂分左符又

賜軍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

猶死為稱郡刻木為提控持

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眇且狎焉凡牘中實塞寔冗君退輒密疏之獎害了上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君肆凌侮君亦唯上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礼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其有

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勅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礼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瘡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

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宥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傳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你其作如此擬尔應竊賄若干然乎其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臂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顛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七尔狗曹矣皂惧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入持鈎來鈎其髮曳出邵衙肆諸衢上下戰慄革面焉初前守王現亦嘗簪死奸吏錢矣

高皇帝喜遣

賜敕獎諭勞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况君于庠

校師徒乃加礼焉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圣后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壇典不去妄教習所去者旌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

退藪者君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屬公矣后每同
座闕士類課卷唯听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事无少不足意
焉師徒所入卽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啜茗談笑愉然不羈
如以私事則頗慢之矣

○本朝指揮湯胤績博學強記議論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
然性傲妄眼空時輩于朝士有一目之長輒以美弟美姪呼
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时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
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
頗号險要適忝將負缺兵部以胤績奉充卽鎮未久有故人
來謁方与叙酌適報虜款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
自酌吾往生搗胡雖未以覘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箭
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
之戒

荊園筆記

○本朝軍衛旧无李今天下衛所凡与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李食廩歲貢与民生同軍衛独治一城无李可附者皆立衛李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李官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李歲貢始于成化二年五月後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李一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年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李者從授李御史試而充之 蔣園叅記

○圣天子旣嗣位改元遣使班恩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与諸夷等詔礼部上文李侍從之臣可使者于是刑科給事中新昌呂君丕文實副翰林侍講安成刘君景元賜一品服行○諸司職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稱職陞二級然自永樂以來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修滿陞侍講而尚約肖先生則繼陞侍讀編修陞二級自二公始時謂尚約之力居多

張益先生以修撰陞侍讀李士則出於特恩故往上援以爲例俱不允至成化初章宗章曹世澤以修撰考滿童陞論曹以陰叙陞尚寶少卿修撰陞二級又自二人始蓋一時同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劉召和黎太樸陞左右諭德實錄成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洗馬喻羊五月以死翰林兼秩不得與翰林事皆快也乃同具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來東宮官死不兼翰林職者事下內閣詳擬彭之有先生請初考滿議陞時諸公咸願陞二級寧无兼官今如所言是我輩不諳事体 朝廷其用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樂中自翰林李士改左春坊大李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祖宗以來无不兼者乎遂不許申益不得色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遽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无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无復知講官之為重未必不如此始况主靜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悅茲以私意度人可乎毋煩王音其亦取悅之謂歟

○商閣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雨竊謂難稱取名及

陛見方巾絲纒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閣者謂其妥帖一日士大夫家會宴優呈東窓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艱然呵止之蓋傷于虎者也

○初成化戊子諛葬

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

大皇太后崩既上尊諡上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臣覈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詹事府與議一日中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禮於別廟之証自漢唐宋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繆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痛傷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請去

睿皇后改稱 大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時佩文齋為禮部尚

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礼有享先妣
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証
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房別立廟歲時祭享悉知奉先殿之儀
於是議遂定

○成化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礼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
議 詔從之羣臣議以為宜与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体祔廟

上答詔云御寺言固正理但

圣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
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有他

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祭如禮

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群臣復奏大意旨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与 母后猶不敢違而况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

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

起敬起孝以諫而号泣隨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无二上必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 詔下羣臣再奏其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為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于此而厚于彼殊不知

慈懿与 皇太后他日並合 裕陵並享

太廟畧无輕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无子宜与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 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夫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
况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号悔恨莫及自咲曰此朕幼
年事盖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議乎后復繼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塋祔廟如礼

○成化己丑春吏部尚書李秉執中罷初執中与王宏公度俱
以剛簡質直得嘗坐廢再起巡抚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难
其人時僉都葉盛与中鎮守廣東以寇盜弗靖欲脫其地適
因議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中王汝霖礼科
都給事中張寧為保劾計二給事合科道議奉執中補左都
公度補大司馬与中堪入閣御史呂洪謂二公可奉与中嘗

頗損恐未宜遂止。奉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禁然薦登為國終无私意。時人訛評謂強奸人命皆可自首。與中亦得易鎮宣府而寧寺又欲合奉岳正復入閣意得板附榮進王李果德之會。奉清黃首排羣議。奉寧堪任僉都正。堪兵部侍郎。

朝廷竟其朋比怒不允陞寧正知府以去。公度尋謝病歸。執中又被科道合奉補冢宰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皆不悅事多異同。執中性粗疎原籍有巡檢任滿軍囚數不足賂考功主事劉道求陞而為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擬付文選司對品調除道因譖宇中不公。執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挺身抱案面質。颺言又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今此私乎公乎若尔信謔狂我是非我。等何以尽職。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中汝言信是且罷執中。色失氣沮再三柔言謂張郎中我已

知悔由是傳笑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知星命醫卜出入執中門得還御史戊子冬彗出永韶奉執中意向合亟請汰京官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七司徒當罷執中詠主之遂覆請會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考宜听自陳以是司徒罷邊員外邊退詬執中謂我獨可消天變邪而姚宗伯諸公皆見佞因啣執中執中不恤惟擇美戢餌科道以自護至朝除給舍幕輒造質今尚書有造給舍門者自執中始况所措卒亦多徧徇清議不違御史戴用乃建言方面缺宜照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各卒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劾壁以九年將滿慎死卒主翁復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教知已力詆用所言請歸推卒之柄于吏部至謂人君處九重焉能办臣下矣否語多侵內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覲官甚夥

彭彥克彥寅以姻家會事登秀劉倫正皆與黜竟快上二
宰又日夜露執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官彥莊因具劾之
下多官會勘二少宰對款承伏且曰吾人嘗諫之不見听何
執中坐罷竟與朝覲所黜者同辭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燕
自掃也時彥莊疏中有執中暗結御史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彥莊懼搆怨遲疑有

旨切責乃指劉璧等而丘布政凌憾彥莊見劾褫職訐彥莊嘗
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素比執中者
喧謗王大理同節嚮意冢宰因嗾彥莊彭閣老听彥寅等譖
合計罷執中閣老內不自安称病予惧貽禍鄉郡請商閣老
急以崔補冢宰庶慰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玉彭二公之謗商
諾之翌日崔果從崔又託予白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礼侍
業與中補右既而彥莊降駙丞璧與御史馮暉吳遂降州判

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韶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无
自己求之者斯輩之謂与

○成化庚寅春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上親郊御齋官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頌盖彭純
道所命也然其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盖必
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瑣綴

○舊制每早朝閣老与司礼監太監对立於宝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三宮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辞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太間陳芳

洲請復立 陛上託言每遇雨雪不便

朝廷難之遂寢天順中一日仗馬蹄齧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母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後立北上諸給事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後立成化初刘主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似与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方循吉繼之而立遂為一班予入閣身稍長於刘吉方尤長夾吉于中吉不喜每語予稍离遠未幾憲廟宣諭內閣陞直官保庶好与先生每立站蓋特恩也

○太宰每歲春秋什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宰士若祭酒初任則一遣之景太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二公近時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宰典籍所先期如例移手本請翰林講誦寺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往省牲畢燕坐於致

齋所及會食彛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
分獻官兩頁分東西坐於監禮官兩御史之上景太間編修
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史沈義原傑監禮會坐時方讓未定
主祭官肖尚約先生目惟臣上遽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
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禮者襲為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
黎太僕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獻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
素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旧規否直至會坐時適二綉
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據上復故揖讓之二綉衣勉強
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旧儀同官皆喜曰非尹先生
時能及此 同上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資進奉託左
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

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通政亦批政官但南京閒佚耳當時有以正對必別授矣同上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輩賤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卽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叅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內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卻糧青解戶米濕解三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湏塞了船縫免得耗濕

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湏是无糧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旨革罷同上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謫附无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

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有諺云扣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兢之甚良可嘆也同上

○南京諸大臣用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涼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甃以已元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体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都豈宜擅用諸公雅上仙禮部侍郎章大經与之辦論至取

大明禮制送去請覽甃有溫色明目遂進本請禁止諸公謂章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至日見滿街翩翩搖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搖扇動扇惑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余月諸公皆效之以易扇同上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見廷臣建言昔謂君臣懸隔不通

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先生亦對司禮監官言
真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唯於讚抵乃約一
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申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疾不宜多言姑俟
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言天變
可畏

曰已知卿寺宜尽心辦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阜
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與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乃先生速呼乃歲三人皆同声叩頭護
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下
不召見及見无一奇謀至論止呼乃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

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慎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无所言及
見說謂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
風肯欲以此堆京官不虞武職上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
解校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遂請裁廵卒如旧不減人請始大安而言者亦自
相慶使繼時召見則公天下而治功成矣惜諸公為中官所
誑未及及言所以相見之益後悔死矣予在內閣時嘗欲請
面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答即叩頭
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及言太監擇而轉聞死不允
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 同上

○成化間直等奉

勅編纂宋元綱目雖各館分修而通行校正則各及所見至凡
大疑似大闕涉必相質訂如宋太祖太宗傳禪之際

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詰乃撮其大要為办其办曰太祖太宗接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壽剛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極附會凍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突然耳夫壽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壽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剛潤野錄之事隨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旨太祖太宗对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壽改不可勝為遜遜太祖下階戮雪頤太宗曰好做好做而壽改戮雪為戮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錄出於僧文莹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厚臣環瞻聖体王色莹然寺語則亦初无毫髮可疑之隙而壽畧加刪潤遂不克有益蛇添足之病夫壽既剛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办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為太祖有疾命内侍就建隆观設醮而野錄以為无疾方且登閣望氣下

階截雪絕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
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
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曰先後本以為剛潤之地而
不自知其剛潤之語未堂及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極之所以
成之者何也曰極止換燾乃剛潤者善之又於好為之下妄
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係之則
遂駭人之所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
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極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
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強合
為一其附會比畫之剛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齊宋論復指極
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
極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
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然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

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宋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信其人溫公可信之人也溫公可信則文瑩可黜名德芳之事有則妲影之事无矣或乃謂壽之剛潤盖有意着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辯偏則億度之太過亦恐李壽復生不肯自當尔史称壽博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務棄采降為不精始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无敢言者然商渡孝宗以后其事當无所諱亦无一人言之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意可以盖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无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无一語及盖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証妲影之疑是不深考之故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

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惡之則其事在太祖崩后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黜逼之幸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將諸王子不得偕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后來之不善而遂逆揆其有今將之心加以以死昭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宗之流銳欲以箠戮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焘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

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
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
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
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
苟无疑可存則亦何心據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后世无窮
之惑此恣怪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大日
之說終有可疑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
懸斷者理病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
弑其多出於深讐急變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
志未有親操刃而為刀韃之齒於大內覲太祖于太宗如灼
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无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
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
者所不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

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斷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无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无取焉。尔璿錄。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冢宰大章陸司寇踰頗致謗，訖代者太監覃勤乘間薦王理卿緊尹少宰旻。

上領之覃密報王尹入朝，道詰王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曰：「死也。」丑質以帝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是時外訖妄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銜旻謗，姚屬意於王旻，俱百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詰王以沮其未。癸巳春二月，姚沒。商商公以妻喪在告，旻極叩覃毋俟商出，覃乃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閣擬旨而

彭閣老謂崔公在南京亦可取，奉司禮諸太監曰：「只奉在

此考諺乃曰此則元如曼遂擬陞家宰并葉盛少宰轉左

又曰右侍郎亦可補諸太監曰後先生率方循吉曰禮

劉吉好懷太監謂崇禮儀終熟且莫動先是彭与万私議

葉二人看遞轉則有右缺可処言正万曰正言是好至是不

乃率劉不允遂已之既而彭間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

日万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率先生又恐朝廷不肯遽陞

首部故擬轉劉而以先生補劉缺庶幾可允不意肉中不肯

動劉然此缺尚在予曰此蒙周慮但禮待直不敢望也同上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五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是日

揭曉第未審嘉言第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內卦得離九三

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龙虎榜動有中之非

至是之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疑海底眼

云兄弟雷同唯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一曰予以下之蓋予

以老問第兄弟發者第當動而來况在左虎文左虎榜動也
二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錄至京嘉言果
有名矣然則古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
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例然在人之志意固有定
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講講官皆退留三閣老少俟親
授以 肯意揭帖且諭尔每將去行蓋先日內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諸才之地官翰林的必文李該博操履
端慎方為稱職若不勉厲作具何由得真才实用今後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寺官務要每日赴館進李攻文不許因
循怠惰態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恣不謹
的具實奏聞處置閣老欽奉以出大書揭于東閣明且講讀

寺官皆謝

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誡本院踈散於中貴之前適是秋
庶子淳劉脩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錄文有謬遂指摘轉
聞乃命內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倣正統間選數十人之例而
閣老難於取舍故通擬 勅諭如右云 瑣綴錄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

恩見辭行礼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声震如雷借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使
宣德曾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 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
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礼 弘治所親見余 未見
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在他見此不以
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李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

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芳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送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忿恚不平然次子宣聘項女媼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部也罷何必又錯乘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朝叅諸卿亟戲震曰腦后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腦為凶疼為膝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可哂也太抵震素患癭每奏事声哂甚不称

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幸也

瑣錄

○吾邑甘陸尤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縣知縣溢任歲余一日謁郡守拜不能具扶出氣絕歸葬十二年以營墓弗利啓迁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濕至衣裳鮮韌妻子以手拭

開兩目瞳睛炯々因感於家時一啓視至四五載依然乃後
葬焉予与廷魁同李知其善運氣及此異雖未覩然里姻楊
光弼其妻弟嘗親目者謂予良然 同上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亦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造閩贛處州寇
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中曰
韓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
憲副不数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
諳練風裁凜然凡焮中決事動發百余言皆引經擬律无一
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臨遵守之曰韓例繼公者
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考洲先生為宰主赴鎮經太和躬祭墓
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同上

○主磁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
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无私毫說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

運中否奸邪柄正公自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益政誤國之罪時有与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浸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直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乃口称快而積憤消乎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

明社

○國明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罷宦吏部發

玉音除人為人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奉之

例其輩遂熾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從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宦官倫劾故凡內閣親旧同年相知厚者死不掖引趨擢要地吏部与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旧人以為公倫无敢議者存出

宸斷用一人雖聖公亦必彈劾以為偏不出推奉負緣而得律條

律明載大臣專揆選官者斬其獎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双

溪和記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
省叵為札部尚書初无札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
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美由吏部主事
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无内閣必用翰林出身之拘成化
弘治以來南北吏部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札部非翰
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显要而科道部屬雖
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同上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所著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
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教之其匙得六 後公入

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内閣司印果六又公為
詹事時股關至蘇城聞王時勉各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

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无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廟少憇忽坐睡夢一人衣冠未謂曰勿憂也公之壽年还有兩于覓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一十二年卒盖于之為字兩十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庚戌會試公与汪伯偕李士為主考余為同考一夕余送考至堂汪对余謂公日未不怡問其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覬一大錢何也公曰昔人謂文如青錢万選方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夢人覬黃牡丹三本何也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名塲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独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長語

○乙未會試公与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与文於約文

合默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於文莊曰公有夢乎丘曰死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茫亡不見水端忽有一物若死龜焉叩首發岸余以三箭插其上愛知是人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謂不然整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為其庶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副其意終未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為李士又薦為少詹事余詣謝廼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庶矣公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李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愛有異其插箭也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公不敢當而退公不祿后徐以非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同上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寺欲上疏迄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河州王公斌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

李公其求謁設公事草啞之後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
用若預擬公為官於事休得死得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
草以進翌日

御批出王為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

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恩讎太分明置之彼處或恐不靜而然耶人服其
有識而慎哉因系記

○大同猶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憂為札書奏請定宴請賜一
切糸理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

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送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庭宴相待今尔送小路衰疑非迤北頭目如只照他
處使臣相待且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同上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

官入內閣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

討正字詩書教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辨內府

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

預外政如邊方鎮守營軍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

良礦市舶織染等事无處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咬人云永

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辭府部官一力作

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

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及迴避之且稱老爹矣同上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宿清日餘客作詩有筵前絡緯啼之句

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

客終死以自明此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

時事禮科給事中思之以激厉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

房本古字漢書凡云風房勉房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
此人蓋本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
女呼吏咎之翌日一有不平者令受咎吏執韻書以進乃賴
顏慰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
輒疵訖之不主无悔也 同上

○御史耿司夙犯中書舍人供奉繇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
輕重衣冠之榮玷則係其人焉近時進進徽州人素出入關
老万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万陰痿吉士自吝善醫具藥
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
同寮濟寧人与通友善長得婦省以篋寄通所封鐫甚固夫
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
旧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劄旧衣下比目上整夫人太怒曰他
日欲誣我家邪命毆之通跪勸乃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為

之語曰洗馬御史土桃中書同官者氣為詞喪其辱同上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其中軍左掖左掖右哨右

哨也此外有曰太營曰問子曰幼官舍人營曰千二營皆

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寺冰梁初始

以棋室蠶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

披甲寺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

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机太箭之法因立是營

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

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足今所謂譚家馬者即

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旧名

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立國營

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昱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

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

遇出記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无幾名曰老家兒守備營
造差挨寺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滿并在外各都司所屬

乃南北直隸攏喇調此京營勦度之春秋二軍團 同上

○朝廷威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礼官尋因時迁就不愜公論識

者不主无議焉成化間太和楊導叔簡為尚宝卿有以六品

七品位其上者射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

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主念駁

人奔也而票名挽戾于告示愚弄矣士矣暗定之計形于手木

豈非尊礼撈要乎以經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宝所司盖实密务

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第舍為近侍之列則尚宝

品從之品之異乎不消學之近侍二十歲有余每以司正五

卒所至而不加恩乎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情朝廷莫近

亦庶幾其去行之乎孤樹哀卷之八

孤樹裏談卷之

憲宗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係獄拷掠不堪竟証伏索其贖死以為對迫之漫云在垓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係之將斃焉俄盜以瓶係金絲繫于市上人疑之執于官乃衛士也通云既竊之遽死以死遂瘞之壇前只挾取系耳官與俱去斃地得之乃審比庖所指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畧土微廣則庖人蓋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野記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驟駟相雜驟性快力強駟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中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

拔鬃尾馬尾拔云落膽不死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
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
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草糖餅大小不一
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處定式功料之
間務在減即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
謀國乃有此輩可嘆可嘆雞鵝御史何代死之 余冬

○詹事劉先生簡淨端確士也又在翰林初為祭酒人或以不
更事為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為難
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召諸生而与之約曰有不守
規格鬪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
也他日有鬪之者動為諸生所譁聖言至不能容由是此風
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
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

尔自保薦何与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言耶蓋先生与高世用
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死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其為
人可知也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奉予往於懷者兩年矣去年七月御史

張海亦嘗言之雇以數年來頗有多事之名天順四年以事

語予云亦蓋律耶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見黃東裕撫州金

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

咨知商李士弘載言八事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鰥寡廢疾无依者作養濟院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

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習養濟院何嘗得尽鰥寡廢疾

无依之人若取息之說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為不才官

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裕之言亦可

念美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李士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氏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榮遇靈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云南士大夫多誇異之余冬

○朱公英奉正統乙丑進士授盜察御史承

勅巡按閩浙州縣安變弭亂不惑市議迂廣東叅議定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民至今便之后擢福建右布政使再遷陝西左布政均徭定法兩省悉行其莅政專事儲蓄數年聞所積金為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余萬以督使獲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史稱其大有功於國家成化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練兵積糧與屯種桑諸番役居戎簡貢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皆所陳安邊之大略也乙未予往

年在庸中有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礼荅京官不容生員雪
利膳錢等事近復來边首飭边墻壕塹数万丈次修築屯堡
五百余座以及黜去脏貪老耄将佐等事不过琐琐效取亦
所以為扶植貧穷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々莫触止息
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敷露或付之呵々不則仰屋竊嘆
而已余冬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率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
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上上上夫
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閱之命豐城留款內治饋甚豐而廣
為延座崇堂從庖幽軒曲館以達于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
飲逮夜觴醕已无筭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
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猶恐失儀默屈指插掌中
以持觥杯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

矣其律檢如是也 野記

○李布政昌祺剪灯餘話彈琴記有江南旧事都休問桃葉桃枝尽可傷當時以為有所指及韓中丞雍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矣祠時独病其怪乱未知此也公大節高明不應以筆墨疵戲累之 同上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寺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无緣殄滅今公至此我寺必得脫窶美韓厉声曰尔寺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于衣乃尽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韓公胆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同官集議兵適引賊數入公揮刀付一布政曰公

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仇尔
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帛懼有眩絕者其類此
甚多故軍中与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為神野記

○尚書楊翥厚德完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其
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
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上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
乘馭驚之賣馭徒行寺記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
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
兒母驚之 同上

○尤忝訟文度惇厚在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李時行一
委巷一妹遙迎之將獻咲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途也子媿
夫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夾擁蔣不一顧妓擲掄引
其裾蔣絕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過其地

西偏一曲諸姪ノ姬ノ奔避公語騶徒曰彼亦負迫不得已耳十二
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耳命回車迂行而東戒勿
遊此同上

○盛宣先生嘗夜夢有寄樹於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移用之
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
待旦同上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
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
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
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常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
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无可議者
哉孔子大聖有位无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矣

於堯舜后世尊崇惟知其為万世帝王之師何与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无筆誅之忿或乃又旨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者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下臣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冒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无所假于位至尊極微號非在圣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圣人弗受大成之至采於孟子非无本出於元制即當弃之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獲大行於

聖朝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

國朝孔廟享祀循旧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德初嘗以此諷言之於

朝梅福劾其君所謂不減之名者也 余冬

○王忠肅公翱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景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環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今環償葬埋費罷之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同上

○商闕老三試首榜及乙未諫言有應首選者商嫵已遂下其

手寫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尤戲示訊也

○舊傳事兩朝貴以公事見時璿期不可屈膝甲先入乙闕之甲跪伏惟謹比出乙知甲忤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之乙曰見君尔不能異同耳甲頽然診茲事甚審傳者屢異其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瑣綴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禮部面奉手勅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未聞明日閣下擬樞措棻桀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今

睿名初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薨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

悼恭薨后內庭漸傳西官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

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異加表

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

至冬又談及之公荅曰近嘗託黃賜太監且達至云漢高外

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

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听直歸竊

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稿且復慮方一允請因而見忌致

有踈虞則答何辭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監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上常必有發之者奚俟予言遂已至是太

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

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

下物定名役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

俱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
立意于諸摠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
意于予予即具請立奏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令禮吏
二部議定具奏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李士官名而以英國
公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
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

國公曰

聖斷宜御筆親批云覽奏且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且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

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孝且遲上商閣老独对數語
請謹保護至於中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处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

紀妃有疾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美治中吳衡往治万貴妃請

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三日一時城中傳言病卒故紛不一蓋不能無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以予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雖已亦有傳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皇曾孫何曾自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瑣綴

○善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起復除者及其余新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陞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后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上強行面謝礼未幾尚室司寺丞李璋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

授必赴鴻臚寺報名謝恩禮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齋醮
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灯小工役輒祈董事內臣
為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照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報名止得一票與吏部明且吏部如故事面說傳奉
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與知蓋以報名謝
恩則鴻臚當廷宣白而傳奉

聖旨必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
不開陳何事似此旧規日更將末欺偽烏獨免乎 同上

○陳憲章蚤習奉業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均從
中掄歷記選而歸諸繼魁方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
而歸隱終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奉者
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后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頌鄉
宦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上然自以為榮楊維新謂其既託病不能謝恩辭朝乃即日乘轎出城輒張蓋開道无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后梁方以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庙实录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靈章一絕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犹自隔天涯盖訊其不得進士乃假道李以欺人若使得一第亦必進取不已也 同上

○成化丙申子佐礼部林一鷄佐刑部一日謝宴賜

恩於午門外一鷄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鷄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鷄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瓦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鷄愕然不應明日報卒子因嘆曰一鷄不虞病不起且慮俸當住盖以廉貧之故可

惜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示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
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
无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腫
始查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灯自防凡
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
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喊掠人予驚起隔牆
呵叱問之荅曰有人且云取火取刀來少頃乃息入日使人
審其詳云一物墜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挺孩力
与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隣居火怪始弃去初
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
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

類犬狸蓋不啻廿余枚蕪旬始息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名侯得崔本山而僧行年二十余踪跡詭異人物俊秀无鬚類小宦堅晉旅游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識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會有相者附會所至誑惑意本求食迤邐入京黃緣潛住太監常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凡含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或登方歲山上殿中憇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佯禮為佛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異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隣有識者竊議從末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嫉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窟三人其中亦以接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辛事即曰于太監黃賜上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舍被逮至錦衣獄遽須絕或疑黨類偽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言侍見舍死皆不

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賀王越等恐有所污蟻呵止之節略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于龍等俱如律而諸宦待止發南京靜軍而已予時佐禮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同上

○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乃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恐天晚半不具稿一筆寫正既掇魁后以言忤旨外調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余言予取為會元主考刘主靜万循吉各主本經置倫第三予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字有識進對 大廷未必如衰然出色者后来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称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

聖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曾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承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无由即潛報汪謂畢東楊少師之會孫家資鉅万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教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捕畢等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土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与司禮黃陳二太監皆与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瑛俗嘗刑具如所謂琵琶者師衣極酷之刑每上琵琶身

骨節俱離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三矣
武選主事任偉遷令數校徑往兵部拌縛而來拷掠如畢又
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
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厥汪略加訊責仍
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抑笞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
徹天過者流涕時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禮太監到
內閣議他事商因白璵瑩為畢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
容入門且輒殺會熹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
旨安慰然同僚劉叔溫又乘此搭排商亦危矣越三日畢死於
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畏汪
詆毀避嫌莫敢劾語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問時勘提官
已械畢父致仕指揮秦寺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遞奏勘提官
受賄互回俱坐謫罷及至畢家民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

過鴟張虎鸞有司賄賂狼藉送迎旁午又搜得畢每歲賄結
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必驚魄喪及抵
京英以賍敗戍邊簿亦莫達人痛快之泰坐死于獄人口悉
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婦所外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項纒
○初汪太監出厥士夫无与往还惟都御史王鉞世昌日往候
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璉途遇汪既過始竄追回下與謝
過汪不為礼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辞色頗厉項亦不之
礼王素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啣項拾掇之甚危甚乃
約諸堂上疏汪过惡尹冢宰晏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
郎中張瑾姚壁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别
尹即潜报汪疏入

上怒罷厥命汪回理事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黃賜陳祖
生二人所嫉且中黃以他事遂不容二人見辞出調南京時

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久不得陞陳言湯所行皆公不宜革罷
汪即奉命仍旧刺事縉亦驟進用汪首項過廷鞫項詞頗直
俱未有歷竟坐贓罷商閣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物給駟
而回汪蒼勢愈熾錦衣帶俸下戶具綬營求從汪書办綬頗
知書汪任之歷指揮掌琪抚司事言听計從而一時諸大臣
皆因越謝汪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詆誅異已許各自陳李
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如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遠滕兵
侍昭程戶侍万里楊鴻胥宣刘寺丞濬復被劾退廷紳側目
而翁世資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璫補寺丞缺則以
首為鷹犬之故時成化丁酉五月日也是冬汪發南京太監
置朋嘗乘馬快犖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係
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
辱朋至京卒以黨援崔克爭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寫

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則代覃褒奉 勅守脩蓋汪有

同家內府李瑄多不法嘗為褒所撻至是譖褒於汪故奪其

桂 瑣錄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設戈箭于道夜群虎過而
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边古庙一泥鬼腿間其箭宛然縣
尹王△聞而毀其庙虎遂少又聞摠兵趙輔征廣西多虎
出飲溪中一渠鬼趙射之虎逃去明日邏卒於古庙見所主
之神被箭亡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新其庙較之尹毀庙為當
云 容座新聞

○丁酉三月五日与肖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頃漢文云
近見松江錢孝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宅云我平生感左當
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幸實
其力懷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其至此皆師父之教畱以轉奉
至京懷置燕以前金為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薄答曰
當與房下作首飾常七頂戴太監一座聞者皆絕倒同上

○憲庶仁愛天縱每接死刑奏雖燕歡輒慘然或當食便廢食
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妨河東郭丞王竹
奏知州徐平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
法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夫死固守
弟其父母老病愈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公
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
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
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與苟免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父母必痛傷以死妾為
未亡人亦當借老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焉使妾

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
死有以生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慈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用章國
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

野記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用之法墾地日廣積
糧益多以其余歲易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
築之數月完七百余所今也軍受後崔門終歲勤苦曾不得
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廢於太僕者
死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七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
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績將來夷虜之禍始難支也余冬
○成化戊戌冬革與寧伯李震爵閑住震初鎮守湖廣累三边
功以平荆襄進爵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太監刺中

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寓一全真道人李捷
白術而為淫其妻妾榜赴京首授即附會震營隱道人私習
誠諱遣人籍建之途遇汪震訴一介武夫崇孝思仁爵父子
富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緩所為也汪悟然以輕信遽祭
勢不可已到京下錦衣獄鞠問竟无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
住踰年卜馬益考滿予署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取其子
亦以強盜伏誅天網恢恢詎不信天

瑣錄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軍初俸
以食都巡抚山東適今鎮守遼京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
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边至遼鉞以
佞見喜聚間言俸過惡汪還遣校尉緝得俸會暴事跡賍以
万計俸適以訟事到官遂連俸姻家侍讀李士江朝宗俱下
獄拷訊追賍俸備受慘酷行賄指揮吳縉風被逮所屬守令

漭各代輸僅半追時刘对温張言俸以金壺賄万循吉為援
欲同傾之竟无左驗万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
九江聯駢並行沿途有司以勢將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乏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於是朝宗尚恃刘平日稔厚
必与維持殊不知有傾万意竟調廣東鹽課提卒而俸文鎮
遠衛軍時任江西僉事陳麒陸副使在雲南亦坐罪罷為民
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驄於死今驄之冤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
奉命整飭遼東边务時巡抚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革乖
方多被文昇卽制更易会太監汪直亦未廷边鉞惧見罪乃
戎裝遠逐險道節餉供帳鮮倫賄託隨後見汪叩頭狐趨狗
媚无所不至惟文昇与汪无礼奴視其左右以是胤輩多害
鉞而抵文昇戍乘間短毀汪还奏文昇奏起边釁謂女直建

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於錦本獄文昇言實禁鉄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七年汪敗文昇乃宥述尋起復用累迁太宰少師 同上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紹長與同一夕山崩水漂屋戶人民畜獸未計數及虎亦死者多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北斗因記之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女直屯憐海 葺衛各授指揮 葺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守條

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
是鎮守付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宥已亦倖進虛張也
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抚寧侯朱勇掛印提兵鉞提
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余人事貢遇汪於
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
伏起三校禽一格聞擾攘困乃就擗監禁在衛虜甲不意大
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敵俘汪將入城
諸大臣皆遠牙

上御文華殿以俟俞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千余石勇進爵保國
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彥以督餉陞太僕
少卿尋改僉都鎮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
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
地騷然識者憂焉 瑣綴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非劾戶部
書楊昇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
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斥罷不允昇初
劉升溫極厚后以干託事多不能及遂見御至是昇知
溫等所主乃復求致仕皆見畜昇又求去從之賜
勅給駟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阜隸四人時溥以
進表請京間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罕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
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咲曰諺云女
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咲具溥不
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吳綬等協
力復起叅贊南京守備執務至是聞劾亦馳疏辞有

旨褒畜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外知已乃謀於汪復煥科道重

劾後遠與鄧宗伯當罷

朝廷遙回數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劾牘于中傳

旨賜歸惟郤 恩典與昇同明年上元日

勅至南京改戶部尚書陳俊代遠任遠時與俊等同飲于工部

得駟報不查失色取亦愕然

同上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億為湖廣使時億見戴縉以
額注得歷陞付使不取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

法可為万世法傳聞四方无矣愚賤皆知唾罵之數月吏

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同上
附二人者皆常肆詬詈之成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騰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約長

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許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

凌移 於金沙江中與兩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

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耕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大

監寺官具聞諸朝時云兩處有邊報此山之兆也同上

○鳳陽宿州民張直女王氏孕當產脐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愆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一處產下一男鼻準中有黑志一迭接御史周蕃具聞于

朝

野記

○永樂間 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方有余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部余公議欲再為差官點選時該選處適多飢饉職方郎中劉大夏与予力沮之余公不能奪其議遂寢 苑園記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加谷關奏乞遣大臣迎按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

過行文揆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敏為尚書必欲為罷奏
子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

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駟服並无用之物不
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
力言當却之如或聞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听其
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
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訊之况以中國万乘之王而求異物于
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后世公覽之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
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側頭犬尾長各有鬃耳
同上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錦衣獄先是鉞鎮遼東同汪太監
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數十万私匿俘虜子

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戚家居寡嫂孤姪苦其凌轢
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
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瑚蝶諸異品占所俘之
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上
然對于官曰金銀實有之俱當時分送△幾千△若干子女
亦有之但送△已人△幾人同時同事△收幾人△收幾人
而我所收皆中府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服
顛心寒相与極力管解遂得无事仍放為民 瑣綴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痛漸長如核大
皮益薄玃月兒從此產異執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毋計
徐詢知子母无恙欲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

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同上

○成化丙午十月子進太子少保尚書兼李士万循吉与刘

進少師少傅方令中書寫祝文告家庠予偶見稿止列曾祖
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徙不常遂忘高祖
之名故每祭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為
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
神氣相感固未嘗二蓋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
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
於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公自一紀之年寔解來京四
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畧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
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同上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韵云朝趨未報鳧飛信
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
先生遂丁憇菴憂聞為春言之以為詩讎先生嘗送吾同鄉
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牛居李

后被酒过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幣上頌之受筆圖
詩云仙子曾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如一作白星
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藪會取去
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
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死兆地下
修文信有即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余冬

○成化進士放榜有南昌左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是飛尤在天也命更名

野詭

○成化末

上病苦澀朝臣讀奏者皆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純請
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太宗伯時号兩字尚書施京師人休兒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師人兒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

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儼咸屬目焉

馬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端視久之崔左右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

人又崔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同上

○成化末士夫踴望何廷秀代杜敬脩為司寇方循吉預薦廷秀為南刑部尚書恐妨敬各耳及懷恩坦自謫所一日詣內

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于徐對云初以其年深暫且陞去今此有缺又可取劉祐之速曰才到南都如何可取子曰取屠瀟亦可祐之曰在廣米婦予曰昨日題未已復泣南其美祐之曰年亦淺祐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子乃薦彭紹為右侍郎明年春家宰王宗夫首奉廷秀士

大翁然稱快 明經錄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到上妃用十冊予撰四道方劉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不許過長只照旧樣予曰意盡詞止何改過去明方劉各出冊草同看方自覓窻窻情然謂劉曰你昨日言不許過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劉先生之冊比旧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听劉先生之言遂你太短請增數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劉又曰勿依官次只混雜寫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彼之冊置後蓋恐

憲廟克后冊出自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冊也

上燕間時輒喜誦念而中有觀淚家无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所作曰朕同知也同上

○內閣題本用小獨帖楷書斜摺內封外列可漏封以文淵閣印方銀鈔玉筋篆大如御史印其本僉官銜別批出科中抄行其不僉銜止稱臣△則批閣下奉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廉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尹是好今何如以是无一入敢言司禮大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直初被擢任感激涕洟而素性又疎愚慙元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无隱方刘二公嘗私戒約无尽言恐忤

古事不復求予曰不來下問政或愆誤我輩无責若夫問而不以正对則是欺固有罅于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同上

○成化以后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与六部相死自无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仇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

者十八九年退法公平士有定守乃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无大官儼也然長在吏部久公論已帰又寿光劉訓与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獨特正論安雖害旻為訓所梗不得行訓因易儲事為安所諛聞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譖旻罪下旻子侍講尤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旧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佶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罢斥乃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刘吉而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卻知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際李文祥係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即智与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窳老无廉耻刘吉欺下罔上畏无可否天下之小人也主怒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卻智李文祥吉人

相繼卒人以比之王周盧照鄰云

○弘治改元司禮太監懷恩先以直道懲虜陽至是召還司

禮監與聞朝政恩素知王安諛佞及知王愆巡抚蘇松時奏
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迹及巡抚云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公

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王安用王愆早朝退恩詣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

牌安遂出東長安門外後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起取王愆為吏部尚書進矣退不直一旦勇決如此人
心為之痛恨后王安并于輩孫弘肇相繼而死絕嗣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于進而以尚書掌通

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

公不石江西人物叶謀尽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伐之及薦

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臺憲高安黃景二禮部四

人皆當世極稱无廉耻者而新建謝一變安成刘宣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變進工部尚書宣召吏部物訟喧然不
平独肘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變先卒致省旋亦
誅死直寺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變墓云云是全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左

皇上御臨廿有三年既久於摠攬洞鑿羣情乃赫然渙比繩達
天置一一大臣首召直於南都叅典密务且起致仕都憲刘
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刘绍初
為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刚介寡但一旦
聯陟輿論翕然称快 立齋錄

○初直為翰林侍讀李士一日礼部侍郎員缺歷城尹公素不
滿意他有卒薦

上皆不允内批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奉笏謝之歷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
司馬七公為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
所為宜請補南京礼部未幾 寃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久
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后既与救省
景董擠罷歷城及作了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
有服大僚亦為斷七焉休七焉好思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俾无一貧不效于用云云斯為有光於
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媚資忌能且朋比媒黜自底僂僂為斯
文玷亦奚賴焉說者謂此犹情于歷城也既而米山見職直
与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各至指為小人之尤一網尽去雖
若以訛刺歷城而亦若自朝云尔 立齋

○祖宗時歲用首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万近景
泰天順間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万其亦可

也○震澤長語

○成化中京師黑箐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水行如風
忽无之或侵人面或噬人手足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詢汪直時在邊
中教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屢新
及大臣大率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傑
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葑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
為異實見之應也同上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椽王荆公詩木椽嘗聞
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
茫茫尋丈不辨草木玲瓏皆成幡幢室蓋少壯鬚髮尽成
翁父老云是謂木椽發應不止達官而已同上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使府家人教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主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余去自相抵觸坐作進退所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去暗取否則不去其術蓋與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遊攀援得見

壬歲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茶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後以無賴二十余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旧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寶累二千余錠凡江南書盤玩器道什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无所識所任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李諸生

乎抄展云不中實欲得賂諸生死所出因致罰于校官時
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樵
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馴舍中其
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
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
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還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体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
以破其術至錦衣衛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
地万姓称快

寓圃雜記

○憲宗紀妃自誕

今上不久而薨妃實姓丁氏江西南昌新建丁家道口人也上
世有子穆先生者重瞳子諳遁法永永中為王府官奉家當
大辟有支自南昌避難於廣西苗洞中遂娶于彼而其生

么么么生妃上与表姊李氏同日宮父么嘗在廣西上謁
至途中聞妃薨因恚而死有弟么養于巨璫陸么因冒姓今
為中官甚不慧不去記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
族也嘗与中官往來欲白其事因左迁而事寢隆与其鄉人
黃太言余聞之太云 同上

○杭州戒壇焚毀 朝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
湖州吳汝輝加與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
伯曰度得良万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紀宗曰
何易若此得无誑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
必為他人所取何如承承勝事財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
而汝輝以十木匣裝良千錠請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
邀請同僚共宴復以綵帳親送之歸汝輝可為遠矣 同上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

之蓋西番之俗有叛亂讎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鈔劍頂經說誓守性惟謹蓋以馭夷之机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侵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李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慕襲其名号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寤在公日人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尚書奏言此僧平素與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菽園雜記

○宋景濂先生以文李際遇

高皇礼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李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州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此葬焉計其費可計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保墳墓者有矣非

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生之沒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于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

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
要津者京師民間多无曆可觀豈但山中无曆寒尺知年而
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同上

○僧慧暉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
吳福寺予弱冠犹及見之時八千餘美嘗語坐客云此苾芻
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
受多少驚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过犯輕則
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无負
國家上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还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廝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
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无一此罪过今日

國家无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 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
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还債討

債之說固是佛家緒余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无愧、同上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奏疏悉假手寫
正官葉具稍加筆削人往上以簡嘗服之公退即閉門坐臥
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酣不事
事之謗一中官請托不入令還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
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
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戕此尤過人者公歿刑書項公忠代
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
未幾項公以篋器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也 辞然而若所

謂識云 同上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
蛇漸升漸消且且忽有雷如雷蓋天鼓也 震澤長語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
厚者頗以言路有侍署名字太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之口占
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至于事体无妨碍只
恐文房費異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自是稍息。或
云郎官為王兵侍偉常閱旧簿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
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
十三道而閣老不与闕始自李文達公上請 勅各与議不
知始何時景泰間各边鎮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
皆以摠兵為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
止称坐營官摠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无之其以
摠兵称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云兵部与
摠兵官議則摠兵之称又出自

御筆矣盖内閣大臣非止眷望而已庙堂謀議非也御史敢主

糾察一与会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核使与訟殆以錐其口耳并園雜記

○翰林編脩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体兒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李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体兒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繁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選兒体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壮观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兒非不端厚而其器識李問文章往七过人盖出自精選号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后則專以体兒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过借此以掩人耳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選者相继多比人大率多主体兒則其類得以並進多不拘此考拔艰嚴則十无一人矣况李識兼備者必去灼見政治之得失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故不得不

然者塩山主忠肅公名望素著然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
則其介不足貴矣使為吏部者但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
遇缺選其体兒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
數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 其優者一人奏上
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上

○近時言官言官闡事嘗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噤不敢言有
孫御醫者素善譎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餽
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
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
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舜鳳或云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
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舜也舜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
日可也而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也亦
非国之幸也 同上

○成化間海南貢士陳憲章，細明行脩，隱居不仕，有司嘗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謂之云：擇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同上。

○吏部尚書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構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著。上章乞籍其家，賞之半賑濟山東之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律之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不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奉時，却先掌科掌道官若本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却不與此其病也。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玄賜奉使山西，回見代州寺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蒙。

俞允及咨吏部乃獲而不行後空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
內以次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
撓洩故已之即此事在

祖宗時必誅无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位愈高而躬愈卑功
愈大而心愈小故能保其富貴而死賤也覬覦京職者不久
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同上

附錄

○成化間 朝廷好室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
无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
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劾公大夏為車駕司即中項尚書使一
都吏于庫中檢旧案劾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
之不得項尚書督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
能得劾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
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劾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
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
珍室於 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曰案雖
在亦當毀之以核其相尚足追究其有 死哉項尚書益然徐
位對劾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郊外農談。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修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呂宋人君不復與臣下接事亦无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及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同上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輟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

房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執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私自收捕諸近易渠敢私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怀恩聞之上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公後致仕歸比刘文安公見其子孫多矣乃嘆曰公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近代名臣錄

○僉都御史齊公明化聞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間亭逍遙其中詔起捕凶賊賊承詔書早間詩有四壁首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灵之句時卒題絕句云歸去未兮歸去未一声長嘯出瑤臺誠明本是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无一事斯天今日送百骸歸地管号五宜居士盖其初乞歸

號稱无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无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其号五宜以此 同上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号 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貫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号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同上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以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如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笏狀 上親閱其皆下嘉歎良久詔什公係且賜鉅萬 以植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礼以見公独与抗礼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

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抚臣矣否汪独稱公廉能上以疏示汪叩頭伏罪稱公矣不置上釋之同上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因則以水沃其足又之乃歎曰夫孝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數年同上